

最后，孟子翻转笔锋又回到梁国的现实：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途有饿殍而不知发。”把梁国当时的现象与梁惠王所谓尽心暗中作一比较。又用一比喻：“入死，则曰，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，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”指摘梁惠王的过失，为民父母却率兽食人，推卸责任。然后突然收笔回到中心问题，明白地告诉梁惠王：“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留给梁惠王深深的思考。

在这一节里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出色的论辩能力和论辩技巧。当梁惠王提出疑问后，孟子避开了“难以感发”的正面直言，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，把握了梁惠王的心理，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寓言故事，轻松而巧妙地让梁惠王明白自己“民不加多”的原因，并使其饶有兴趣地听他宣传王道思想。孟子生活的时代，战乱频仍，民生涂炭，孟子强烈地反对争霸战争，极力推行王道。他认为爱惜民力，制民之产，教化民众，便能使天下归服，并以此劝勉梁惠王。孟子从“王道之始”一气呵成，大有奔腾飞泻不可收之势，也没给梁惠王任何插嘴的机会。正当梁惠王在孟子的畅谈中喜色浮动，沉浸于天下归服的美梦之中时，他又突然戛然而止，回到梁国的现状，指责梁惠王的过失，并用一比喻说明梁惠王将人民饿死归罪于年成不好的愚蠢行为。最后为他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，如果他不怪罪年成不好，而真正推行王道，又何患“民不加多”呢！

孟子善于运用“相反相成”、“因势利导”的方法进行论辩，以加强说服力。如果一开始孟子就开门见山说出自己的见解，很容易引起梁惠王的抵触情绪，加大解决矛盾的难度。孟子顺着对方的思路，欲擒故纵、先化解对方思想中消极抵抗的成分，然后以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譬喻破灭了梁惠王的自满情绪，进而灌输自己的王道主张。多用譬喻，是孟子论辩时屡试不爽的重要法宝。在这篇短文中，就恰当地运用了“五十步笑百步”“杀人罪兵”这样尖锐、辛辣的譬喻，其作用胜过许多语言的批评，可谓“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。”（赵岐《孟子题辞》）

（编校：胡传志）

初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崔颢的《黄鹤楼》，备课中，翻看教参，称其作意为“怀乡”。又翻了几篇析文，意同。反反复思之，依然存疑：其一，此律首联、颔联用字、用韵并不合律诗的规范，倒有些古诗句法。其二，前两联与后两联似断成两截，文气不能一以贯之。其三，末句以“愁”字作结，若谓“乡愁”，其情与前三联所写事、景不应，何谓“触景而生感慨”？若以“怀乡”定意，此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，都只能算作平庸之作，因为唐律中“触景而生感慨”的优秀之作很多，《黄鹤楼》何以当得起“第一”美誉，甚至李白也为之敛手呢？

为此，我想试换一个角度来探讨《黄鹤楼》的作意。

唐代是一个健康的、富有活力的时代，尤其是唐的前期，主导面是积极向上的。唐人重视事功，富有理想，具有“盛唐气象”的诗突出反映了这一点。这些诗大致可以分两类：一类是感动激发，希望趁时而起，建功立业；一类是理想与现实矛盾，针对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会上的不平现象，发出怨怒之词。《黄鹤楼》可归为第二类，不过它只抒写了矛盾，而无怨怒之词而已。

## 也谈《黄鹤楼》的作意

□ 安徽马鞍山二中 郭薇薇

诗的首联和颔联写黄鹤楼的传说：昔人乘鹤仙游，全然不顾空楼兀立，白云悠悠，一去而不复返。是何等的超脱、潇洒！我们似乎能看到诗人登楼远眺的目光中流露出欣羡之意。或云游，或归隐，这不正是封建社会迁客骚人仕途无望，转而独善其身的最好选择吗？可是有抱负的文人又有几个甘心于此呢？诗人还是把目光投向了现实：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，看着眼前这真真切切的景色，这生机勃勃、充满活力的世界，谁不想投身其中，施展才能，描绘宏伟蓝图，去“兼济”天下呢？“日暮乡关”，夕阳西斜，时不我待，何去何从，早作抉择。“烟波江上”，一片迷茫，既写实景，又道实情，欲描绘宏图而报国无门；想拂袖而去又恋恋回首，心中的迷茫恰如这江上烟波。眼见岁月蹉跎，叫人怎能不“愁”呢？一个“愁”字作结，画龙点睛，使诗前三联所叙云游之事，所绘眼前之景，都在此处找到了答案：诗人是借叙事和绘景来抒写自己“独善”不甘，“兼济”不能的矛盾心态。而恰恰是这一点道出了南来北往迁客骚人的共同心声。如此淋漓尽致而无雕凿之痕，怎不叫人拍手称绝呢！

如此看来，诗中一个“愁”字掣领全篇，四联起、承、转、合，浑然一体，于流畅中生波澜，真是情景交融，动人弦！

至于前两联的用字用韵，既然于意无害，又有谁去追究呢？将它推为唐律第一，岂是偶然？（编校：胡传志）